

西安事變見聞 (二)

王覺源

學術界胡適等呼聲

全國學術文化界，識見深遠，最瞭解國內外大勢，深明中央國策方針，服膺 蔣公賢明領導的人士，當西安事變發生之初，即紛紛批判張、楊，主張制裁叛逆！如胡適先生，係全國學術界的領袖，亦國際知名的學者。回國未久，即逢此變。當即發表「張學良叛國」一文，說明國際與國內情勢，剖陳情理與利害，娓娓而談，繪聲繪色，詞嚴義正，浩氣凜然，尤足以代表全國學術人士的呼聲！文云：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十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了，對強鄰的態度更嚴正了。十一月九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 (Roy Howard) 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贊歎。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着這樣的樂觀回家，萬不料回

國剛剛十二天，就遇着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為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暈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着愛國熱誠的，因為情緒太興奮，忍耐力太薄弱，不明瞭事實，總感覺到政府對外交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

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鄰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 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為，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劃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個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

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爲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戡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變的確報之夜（十二夜），立刻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



西安事變前數月 蔣委員長在西安巡視時留影。

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免職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爲 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十二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十六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爲很正常，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進的進兵，在戡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不是不願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澈底明白，凡奸人劫質綁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堅持不要挾不贖票的決心，方才可以使他們所挾持切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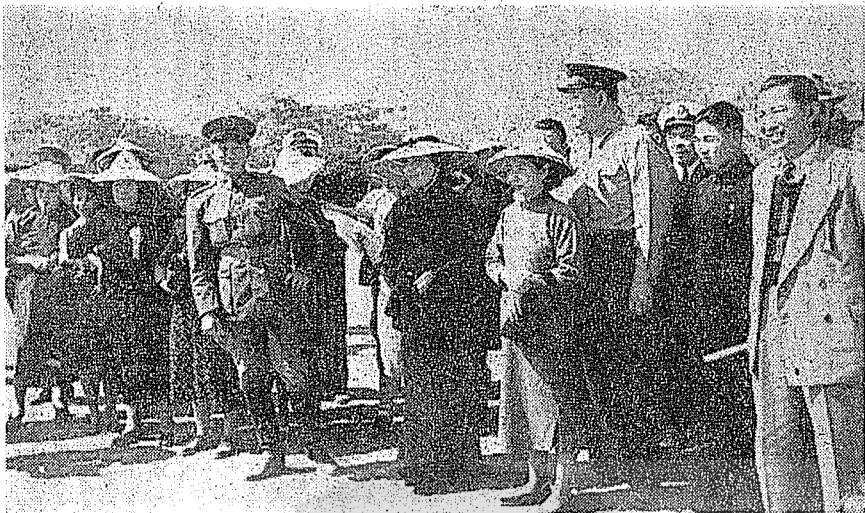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着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些是平日愛護 蔣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異口同聲的關切 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祇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繫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大一年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

二歲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裏，真是最難得的奇蹟。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Don-巴)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 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示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爲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爲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切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 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爲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着蘇聯的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這一個有力的幫手，他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羣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

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
此文發表以後，不但為有識人士所深許，亦應使愚頑之輩，知所警悟！同時，胡適復有私電致張學良，其中有：「吾兄此舉，將使中國倒退五



西安事變前數月 蔣委員長夫人(中) 在西安與歡迎人員合影。

輿論界大公报社評

十年」之語。聞張逆關後，甚為感動，默然良久。

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報紙雜誌，輿論沸騰，口誅筆伐，齊指張、楊。如大公报，是全國最有歷史，最富權威，最著聲望的大報。當時發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的社評，即可作為全國輿論界的代表。勸導張學良及東北軍將士，自然也包括楊虎城的西北軍在內，早圖悔悟！動之以感情，曉之以理智。謂若輩主觀上或可說是為國、愛國；但客觀上却無一不是誤國、禍國。以規持 蔣公作要挾，「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命運，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真是語語精警，字字血淚。其社評云：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蘊釀着，鼓勵着，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纔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裏，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着！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着焦燥着，祈禱你們悔禍。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都特別同情，因為是東北失後在國內所餘唯一的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唯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帶着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

都住着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們的焦燥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民同情的。

「蔣委員長明知你們空氣不穩，而一再到西安，對你們始終信賴，毫不防備，也就是因為特別同情你們之故。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種大錯，你們心裏或者還以為自己是愛國，那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縻了，還講甚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雖不是痛罵！就使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為事實最雄辯 蔣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纔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看全世界震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為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會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國家，都以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

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為把 蔣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憤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你們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與不值？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且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裏悲悔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運命，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仰 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 蔣先生謝罪罷！你們大家應當互相擁抱，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華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察、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祖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 蔣先生的淚一定更多，因為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多幾十倍。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够。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悲憂，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這樣犧牲，而又受你們的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對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為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 蔣先生出來

，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 蔣先生出來。(二) 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 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 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甚麼意見，待 蔣先生執行職務後，儘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要認真去研究。(四) 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 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尚儘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澈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紳士學生青年，都快去求他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着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罷！萬萬不要使華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着給全國同胞報喜。」

文中一則說：蔣公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

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國家，都以為他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再則說：你們要信仰 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祇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三則說：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 蔣先生的淚一定更多，因為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多幾十倍。四則說：現在不是勸你們送 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 蔣先生出來。五則說：切莫要索保證條件。 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血淚濡筆，真情洋溢，無一不是輿論的至理名言。

日本政軍兩方態度

西安事變以前，日本軍閥，正圖積極侵華；蘇俄與第三國際，則陰圖扶持中共匪黨；遠東的國際關係，顯極微妙；日本則恐中國容共，造成中蘇聯合以抗日；蘇俄則恐因共匪關係，刺激中日聯合以反蘇。事變發生以後在國際間，固引起極大注意，而英、美兩國，則極具善意，並協助中央穩定金融。日本新聞界，預想到中國的分裂，乃大事報導：「這個事件是在蘇聯共產黨和張學良勾結之下所發動。」蘇聯新聞界則說：「是日帝國主義所炮製。」日蘇兩國的態度實堪疑慮！故對該兩國的外交，尤關重要。經我外交當局與駐日大使許世英、駐蘇大使蔣廷黻分途勸導兩國：權衡利害，深思熟慮之後，兩國皆能對我表示同情，維持事變前的友誼關係。駐日許大使先後數電云：

「1.日首相、海相、外相、陸相，今日(十六)協議，以西安事變中之日本動向，將使中國

全局有重大影響，歐美將極深注意，故有暫時靜觀形勢進展之必要。出巡官憲，應嚴戒輕舉妄動。業於本午由海、陸、外及首相，發出通電。

2. 昨日(十六)外、陸、海各局長會議結果，對西安事變，嚴重監視其演變，萬一日僑生命財產有危險之虞時，決定採臨機適當之措置。……社大黨昨日聲明，謂西安事變為中國之不幸，如由此惹起軍閥對立之爭，決非如淺見者所稱之可喜現象。倘中國由此而更採容共政策，則日本受害匪淺。日本應清算過去對華政策，對中國民族統一，國家建設，當採援助之方針。

3. 本日(十九)有由(外相)約談，首稱蔣鼎文攜帶張學良所提條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與張妥協？……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中國政府應付難局，不勝同情。

4. 廣田(首相)本日(廿三)在樞密院會議報告，對西安事變，決採不干涉方針。倘國府與張學良以容共為妥協條件，日本則予斷然排擊。

5. 日本……以為對華壓迫，不啻為淵驅魚，促成中國赤化，應即改變基本政策。海軍對此主張甚力，陸軍亦已同意，業經迭命嚴誡，並令各線全行中止。綏遠戰爭，純係田中隆吉等特務機關所為，日本政府未經同意，亦命即時中止。……許大使數電所陳日本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當時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亦有相同表示。許電所謂日本「改變基本態度……可望實行親善提攜」。如係指日本將放棄對華侵略政策，固不可置信。但日本未乘蔣公被劫之機，製造事件，進圖軍事

擾亂，而採取靜觀態度，嚴戒輕舉妄動。使我們實減少許多顧慮！

蘇俄顧忌不敢袒逆

西安事變之前，張、楊勾結共匪，雖有很多跡象可尋；但尚未十分積極。迨張、楊文日通電達到保安之後，毛匪澤東以機不可失，主張「人民公審」、「弑蔣抗日」。應張、楊之邀，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三人飛抵西安，策劃進行其陰謀活動。不料蘇俄此時的政策，正與毛偕同床異夢；毛偕則欲藉抗日之名，急圖奪權竊國；蘇俄則本其私利，企圖阻陷日本。十四日即迅速電中共：「採取聯蔣抗日政策，限十日內釋放蔣公」。中共雖不得不屈從主子，然周恩來奉令與張、楊周旋時，則儼然成了事變的主角。倘非張學良能及時悔禍，則西安叛亂的領導權，亦早落入共匪的掌握。歷史的寫法，自然也就不同了。蘇俄當時的態度與決策，根據蔣大使數次電告中央，即可明其端倪：

「1. 本日(十五日)真理報關於西安事變著社論，略云：南京政府方團結國內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徑進行，乃反動派頑強阻遏此種運動，張學良所部叛變之原因，應於此中覓其解釋。張學良固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機會，乃彼抱不抵抗主義，不戰而將東北各省拱手讓於日本，現乃轉以反日為號召，此乃投機，事實上將促成國家之分裂，淪中國為外國侵略之犧牲品，前廣東軍閥亦嘗以反日運動為護符，實際上乃為日本軍閥之帝國主義作俵。……日本軍人認蔣氏統一中國

之進展，對於日本奴化中國之計劃，有致命危險，故教唆中國將領，反對南京政府，必要時且不惜假借反日口號，日本報紙意欲嫁禍於人，素習造謠挑撥，謂張學良政府已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此等虛構杜撰之謠言，實自暴其醜。蘇聯嚴格不干涉他國內政，與憤於造成傀儡之政策絕不相同。中國人民當不致為日本挑撥者及賣身之漢奸所欺。

「2. 本日(十四日)消息報關於西安事變之社論云：張學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對日宣戰及聯共等項。此類要求，僅屬發動之烟幕，實際上為中國人民陣線之打擊，及中國對外抵禦之破壞。自蔣氏執政以來。中國已逐漸集中力量，顯足表示其領導國防之準備與能力。張學良之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之團結，不獨為南京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雖假借反日口號，適以便利日本帝國主義。夫反日人民陣線，仍係與南京合作之陣線，毛澤東於其發表密勒週報之文字中已直言其事。張學良之舉動，其最近影響，即新的內戰之爆發，亦即日本所急欲利用機會以作更深侵略之舉者。無怪前此日方消息，首謂南京擬將張氏撤職，此次則謂張與蘇聯締結攻守同盟。此類挑撥，最好答以『此事究竟對誰有利？』但中國人民當能洞燭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奸秘。

「3. 職近於兩日內(十六、十七兩日)見李委員長(李維諾夫)斯副委員長及鮑大使，與談西安事變，彼輩均認為不幸，對我極表同情，並盼事變之早日解決。我政府對日交涉之趨強硬，及

在緩遠之抵抗，彼輩均引為幸事。職問李維諾夫，能否於此事變除在其機關發表有利於我之言論外，更進一步予以協助？李即直說，自張學良離東北之後，蘇聯與其毫無關係，愛莫能助。

「4. 李維諾夫見面即言：余願趁此機會向君抗議。中國政府禁止報紙登載真理報、消息報及塔斯社否認日本謠言（參見前節）之聲明，表示中國政府疑慮蘇聯與張學良有關，此種猜疑，實不友誼。余前已告君，自張學良讓出東北後，蘇俄與彼即無關係。在莫斯科雖有中國共產黨如王明（即陳紹禹）等，然蘇聯政府不與彼輩發生關係云云。職答以我政府禁止登載社評，本人尚無所知，惟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而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有關，此乃顯明事實。李維諾夫即言：第三國際與蘇聯政府無關。職答此乃蘇聯一貫之立場，但世人皆不之信。李云：蘇聯將始終維持其立場，無論世人之信與不信。職告以張逆叛變，影響甚大，如不設法制止，勢將演成西班牙式戰爭，諒非蘇聯政府之所願，故願望蘇聯能協助解決此事。李云：唯一協助方法，在使中國共產黨知道蘇聯政府態度。今中國政府反而禁止登載，我無他法，並將向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

蘇俄的真理報與消息報，皆蘇俄政府御用的機關報紙。所為社評與論，即是蘇俄政府宣傳政策的代言人。其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立言，自然是受了蘇俄政府的指示，才敢表示的。蘇聯政府之所以採取如此態度，實因蘇俄當時的戰略計劃上圖西向發展，為消除其東來的威脅，則在「阻遏日本」。既陰圖鼓勵中國抗日（指示中共），又不敢明

結張揚，而引致日本的誤會。蘇俄此種陰謀計劃，雖可略證蘇俄與張揚沒有合謀之可能；但亦決非有厚於我。雖非有厚於我；但於我對西安事變的解決，亦自減少了一些困難。至於對中共匪黨的支持，雖經蘇俄政府一再虛偽掩飾；然事實勝於雄辯，當年與以後的事實，皆可資為佐證。

中央明令討伐張揚

西安事變之次日（十三），中央僅令先擬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處分。其未申討伐者原冀其速圖悔悟。十四日，中央即派蔣公顧問澳人端納（曾係張學良顧問），飛往西安，探詢蔣公安全。中央並認在以武力討伐西安之前，應先盡力於和平解決。端納探知蔣公無恙，而張對護送蔣公出陝，則無表示。不但尚無覺悟悔過之意，反將軍隊集中西安，似擬採取行動。中央原望予以曲全，至此已萬難容忍，乃於十六日，明

令討伐叛逆，並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國府令：「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着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兇氣，而維國本，此令。」

當時中央軍駐於洛陽、潼關、華陰等地者，不下數十萬人，空軍偵察機與轟炸機亦數百架。請纓討逆，咸失先登；但以投鼠忌器，未便發動。何總司令奉令後，用兵神速，大軍進駐潼關，指戈西安。空軍轟炸，敵尤惶恐萬端。西安情勢，至此乃有急轉直下之趨勢。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本書係旅美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夫人徐櫻女士精心傑作，追念父親徐樹錚將軍、母親夏宣女士、大哥徐審義、三哥徐道鄰紀念文字，至情至文感人至深，要目有：俺爹爹。父親軼事二三則。俺娘。紀念母親。回憶奶奶。紀念大哥。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羅馬三年。哭父親等篇，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原文及譯文各三篇另珍貴圖照多幀，蔣復璁先生序，定價台幣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